

2036年

预言

高翔著

MAN YUY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手指”科幻小说丛书

2036年

预言

高翔著

SS MAN YUY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操剑锋

封面设计：邵秉坤

封面绘画：季莹莹

2036 年预言

高翔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

科学学校印刷厂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1 字数 110000 印数 00001-11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046-X/I · 964 定价：7.80 元



第一章

发自：未知

发往：李杰，国家信息科学院，北京，
中国

发出时间：未知

收到时间：2036 年 8 月 8 日，
下午 6：00（东八区时）

预言：灾难即将来临

当回到家中打开电脑，看到这样一条电子信件时，我不禁哑然失笑。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这个世界的怪人越来越多，各种邪教也纷纷出笼。我有一次闲着没事，在互联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小小的世界上竟已经有一千多个“救世主”。于是我的电子信箱里就不停地收到类似这样的信件，各种“智者”和“救世主”争相向我宣布他们的预言。对这一套，我已经腻了。

我舒适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柔和的灯光洒在桌上，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装有人

工智能芯片的计算机在轻快地运转着，将屋里的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在这个美好的夏夜，仿佛已经感觉不出时间的流动。然而，在我所看不见的微小世界里，无数电子的运动组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在汹涌澎湃。在它们的推动下，人工智能芯片闪烁出人类智慧的光芒，让这种机器也仿佛具有了生命，成为我们的助手和伙伴；电子又推动着光子，让这些光明的携带者沿着遍布全球的光纤网络，将全世界的人类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我们走进计算机里去，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世界中。一个头盔式显示器跟踪着人头部和眼睛的运动，将逼真的计算机立体图像显示在人的视网膜上；而一件遍布传感器的操作服则时刻检测着人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将它们转化为计算机所熟悉的命令，使周围的场景发生和真实世界中一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就可以借此在计算机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漫游，设计自己在网络上的形象，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同交谈、工作或者娱乐。

在这个时代里，有时真的分不清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吃不准哪一种才是更真实的生活。

我又往下翻了翻，下面有一些反技术组织的传单。它们也是我信箱的常客了，经常用满怀忧虑的语调告诫世界上的人们，技术的进步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老实说，我有一点同

情他们，但技术的进步毕竟有它自己的推动因素，并不是凭他们几个人的游说就可以停止的，后面 AIC 公司的几张广告就是最好的说明。人工智能芯片业的霸主 AIC 公司又推出了一种“更新、更快、更有人情味”的人工智能芯片，用极具诱惑力的说辞煽动人们的购买欲。几家相关的大软件公司也在一边为他们摇旗呐喊。我摸了摸腰包，看样子，过段时间我又要破费一笔了。

这时，我看到电子信箱的指示灯在闪动，这是有新信件到达的标志。我按了一下按钮，一段信息出现在屏幕上：

发自：迈克·阿斯顿，信息安全处，香港警队，中国香港

发往：李杰，国家信息科学院，北京，中国

发出时间：2036 年 8 月 9 日，
下午 7：30（东八区时）

收到时间：2036 年 8 月 9 日，
下午 7：32（东八区时）

亲爱的李杰：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朋友郑克勤今天被发现死在他的家中，据信是自杀。他所在的香港赖信集团指控他窃取公司数百亿美元的财产，

并给公司及其客户造成巨大损失。晚上 8 点等我电话，我会给你进一步的消息。

你诚挚的 迈克

郑克勤！我顿时惊呆了。郑克勤是我大学时的大师兄，也是我的好友，一向做事勤勤恳恳。他数年前去香港打工，进入现在已是世界第一大金融投资商的赖信集团。随着香港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加强，他也已经事业小成，没想到今天我竟然收到这样的噩耗。

我竭力从震惊中摆脱出来，慢慢地将手伸向桌边的杯子。“啾”的一声，杯子里就盛满了自动调制的热咖啡。我端着它，轻轻地推开椅子，离开光线明亮的工作台，走到窗口。

窗外的夜幕下，灯火灿烂。飞速行驶的车辆将脚下的高速通路划成一条条明亮的彩线。郑克勤长我三级，当时已经是研究生，被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戏称为“郑子”。子者，师也。因为他做事一向认真真，到哪里都是一副老大哥的模样，我们都说以后当老师是他最好的职业。没想到临毕业时，他一下越过许多能会说会道的同学，被香港著名的中资企业赖信集团看中，去了香港，并随着赖信的发展而事业顺利。回过头来，许多人才明白，踏踏实实做人也是一种本领。

郑克勤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后再畏罪自杀的。这一点我知道，他是个有原则的人。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见了迈克后才知道了。

一阵悦耳的电子音乐打断了我的思考，这是工作台上的可视电话发出的。

我迅速拎起电话：“你好，我是李杰。”

可视电话的屏幕上出现了迈克那张焦急不安的脸。他是国际刑警组织信息安全署的成员，我最好的网友之一。他说：“你好，真是太不幸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郑克勤不是那种人。还有，你怎么搅进这件事里的？你不是在法国吗？”

“说来话长了。”他的声音通过 622Mbps 的高速网络传来，经过自动翻译器的处理，在这静静的夜里，平滑得没有一点杂音。“我从信息安全署总部奉调前来协助处理这个案子。因为这件事牵涉太大，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警方的处理范围。你知道吗？这次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赖信，还有包括香港和上海的 5 家金融机构在内的世界十大金融机构，并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危机，现在后果还难以估计。”

我开始由愤怒转为惊诧：“真的吗？”

“因为郑……”他注意到了我不悦的反应，立即改口说：“因为作案者手段及其毒辣，他利

用技术手段控制了赖信的电脑系统后，用赖信及其客户所拥有的雄厚资金实力，于香港的8日夜间到次日凌晨，也就是总部监管人员不在的时机，在地球另一侧的纽约、巴黎、伦敦等主要的证券市场疯狂购入大量股票，待掌握了一定控制市场的力量后又突然猛烈打压。由于现在的各大投资公司均用电脑控制短期操作，疯狂买入的结果立即引起市场一致的卖出行动，而这种滞后的卖出与赖信的打压行动合在一起，在十几分钟内便创造了下跌的世界纪录。待人们清醒过来时，千军万马似的抛盘已使得局面无法控制。在这样一场大溃退中，谁要是清醒，谁就会被混乱的人群踩死，于是为了保命，只好跟着大众一起抛售。天亮之后，东京和香港股市也被卷入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雪崩之中。”

“中国呢？”我注意到他漏过了中国。

“中国股市因其电脑主机不胜负荷而立即停机，只好宣布停牌，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我苦笑，请他继续讲下去。

迈克却忽然问：“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吗？”

当然知道。“你的意思是，这一次事件，可能引发像那次一样的经济危机？”

迈克没有回答，也许是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难以回答，毕竟美国是这次危机的第一

个受害者，加上美国的经济体制使它特别容易受股市崩溃这类事件的影响，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实在不愿意想象祖国的萧条前景。我正在揣测着他的想法，他却突然说：“李杰，我希望你能过来一趟，和我一起工作一段时间。”

“为什么？”

“我一向很佩服你的才干，为了你的朋友，也为了这世界。”

迈克的请求是我无法拒绝的。在向院里请假后，我立即搭上高速超导磁悬浮列车，前往香港。

香港车站的站台上，气氛凝重。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危机面前表现出了冷静和理智。来来往往的，大多是前来应付这场紧急变故的投资者。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倾家荡产，但这个熟悉的城市重新给与了他们信心与勇气，他们颇有尊严地迈着自信的步伐，仿佛仍然一挥手就有数百万的资金可供使用，一下笔就可以重建起商厦和工厂。为他们所感动，我也加快了出站的步子。

“Hi, Li!” 在出站口，迈克大步迎了上来。他和我年纪相仿，虽然已是联合国官员，仍然改不了他当“网虫”时的一身嬉皮士打扮。听惯了自动翻译器中他讲的普通话，再听他直接

说英语，我居然有点不习惯。但他立即就把自动翻译器接上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礼节。

我们走近了，就像当年在网上玩 Battle Mud 时那样，相互用虚拟的兵器拍拍对方的肩膀，举举不存在的剑行礼，再握握手，然后一齐搂住对方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盼着你来，上车吧。”他把我引到一辆青灰色的流线型氢电池轿车面前。车顶发出一道红光，在我们两个身上扫过，一阵嘀嘀咕咕后，传来了轿车电脑机械的电子合成声音：“Hello，迈克！欢迎您，李杰！”

我惊讶地望着迈克，他微微一笑：“我在你来之前就把你的资料输给了它，现在它也认识你了。以后如果你要用车，它也会听你的命令。”

“你怎么会有我的资料？”

“你忘了现在我是干什么的了。”

“真是滥用职权的警察。”

说话间，车子已行驶在五光十色的高速车道上。迈克对电脑说了声：“You drive。”就放开了控制盘，问道：“先去哪儿？”

“我想先去看一下郑克勤的家。”

迈克神色凝重地点点头，调整了车子前进的方向，然后拿出一个袋子递给我：“言归正传吧，这是郑克勤一案的一些情况。”

我收起袋子：“不，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恕我直言，在面上，无懈可击，真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这次我仔细从电脑技术人员的角度分析了这个案子。作案者对赖信的电脑系统很熟悉，他首先获得了赖信网络管理员的权力，然后通过赖信电脑软件上的一个缺陷，突破了赖信对网络管理人员的限制，开始对赖信在世界各地的电脑交易系统下达预先策划好的一整套非法指令。在此期间，他还破坏了赖信的交易预警系统和防卫系统，以阻止它们向交易部人员发出警告。于是，半个小时之内，灾难就发生了。

“从目前来看，各种证据都对郑克勤不利。首先是时间。在危机发生的当时，正好由资讯部经理郑克勤负责管理赖信网络系统，所有非法交易指令的发出，也均与系统管理员有关。而最要命的是，还在其中一部分指令中发现附有郑克勤的电子签名。

“其次是赖信的整个电脑系统中有对他很不利的证据。我和赖信的技术人员一起分析过，破坏了赖信防卫系统和预警系统的指令来源，最大可能就是当时郑克勤的电脑终端。虽然作案者后来破坏了赖信的中心数据库使这项认定工作遇到了困难，但正是这种破坏，成为对郑克勤最有力的指控证据之一。因为从电脑系统

底层分析得出，破坏是从郑克勤的管理区域开始的。”

我一声不吭地听着，心里已经对这件事有了自己的判断。我知道，像迈克这样的人不会感情用事，他决不会像我这样基于对一个人人品的了解就对这些证据产生怀疑，他一定还有话说，于是我等着。

果然，迈克沉吟了一会，继续说：“只有一点我不明白，从作案手法看，作案人是个高手，但要是我，既然已经着手毁灭证据，就不应该留下如此之多的证据。现在的情况，简直就像一个刑事犯罪人放火烧毁作案现场，却又在现场留下写着自己名字的打火机一样可笑。”

说到这里，他像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问：“你以前觉得他这人怎样？”

我不解，以前我已经向他介绍了郑克勤的许多情况，包括我对他的评价，“你指的是哪方面？”

他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但我只是觉得作案人的行事方式很怪，怪得很……”

车停在一座破旧的小屋前，这座小屋不像城市中其他房子一样有着闪闪发光的太阳能玻璃以提供能源和调节室温，所以看上去倒有些像 20 世纪末的建筑。迈克解释说：“郑克勤虽

然去世了，但他的财产仍然被查封，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只好搬到了这里。”

我走近小屋。一股闷热的气体夹杂着恶臭扑面而来，令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迈克也低下头，默默无语。

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露出一双小孩受惊的眼睛，朝我们忽闪了一下。孩子惊叫了一声：“妈妈！”一下就消失在门后了。

我们连忙跟了进去，这孩子已经躲进了他母亲的怀里。那是个年轻的女子，一头长发使她曾经美丽的脸庞显得过于消瘦和憔悴，但当她开口时，语气却是镇定自若的：“请问，这次您还有什么事？”

迈克有些窘迫，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连忙走上去，伸出手说：“您好，我叫李杰，是郑克勤的朋友，刚从北京来。”

她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惊喜：“啊，是您，以前在可视电话中见过，快请坐吧。”

我们在屋子的一角坐下了。趁她招呼我们的机会，我打量了她一眼。听郑克勤说起过，她是菲律宾人，但和郑克勤在一起久了，汉语也说得流利。我还记得她给自己取了个中国人的名字，叫阿美。新婚之时，我还通过可视电话向他们贺喜。那时她是个美丽而害羞的女孩子，在郑克勤宽大厚实的肩膀下，一副小鸟依

人的模样。而现在，失去爱人的打击，居然使得她有一种大无畏的坚定，她好像要用柔弱的身躯去挡住一切风暴，支撑起这个残破的家。

这确实是一个残破的家。我们面前有一张木头做的桌子，凳子则像是哪里捡来的几个破箱子。墙角拉过来的一根电线连接着一个电炉，这是在这个屋子里惟一的电器。屋子的后半部分拉了一块布，遮住了，大概算是卧室。正是夏天，屋子里闷热异常，夹杂着一股浓重的异味，让人喘不过气来。和这个城市里那些由电脑管理四季如春、温馨舒适的家相比，这儿简直是史前时代的洞穴。

阿美抱歉地看着我们：“老人家在生病，好不容易刚睡着了，所以我们说话只好轻一点。”

我问：“怎么？老人家生病了？”

阿美的脸上露出一丝焦虑：“是啊，夏威夷流感。其实这孩子也染上了，已经在发烧，只是我刚才照顾妈妈太累了，睡着了一会，他就溜出来乱跑。不过他很懂事，是看我太累了，跑出来想帮我做一些事。”

夏威夷流感是今年初才流行起来的一种传染病，因为首先在夏威夷发现而得名。在人类已经能有效地控制大多数疾病的今天，这种病却让人束手无策，所以这段时间里在网络 BBS 论坛上一直有传闻，怀疑是某些国家研究生物

武器导致的。

我们没有在这里坐多久，这屋里的气氛让我们不忍心再坐下去。走的时候，我在座位上偷偷留下了一张现金 IC 卡——那是我身上此时仅有的现金，希望能对他们有点用处。

阿美送我们到门口，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忽然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对我说：“请等一下。”她跑进屋里去，摸索了一会，跑出来将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然后将双手收起来合到一起，像祈求似的。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克勤以前说过，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一定要把这件东西交给一个可靠而又内行的人，它也许可以让克勤洗清冤屈。现在，就全拜托您了。”

我看着她，用力点了点头。她松了手，深深地低下头去，向我鞠了一躬，一闪身跑进屋里，关上了门。

门后，传来她努力抑制的抽泣声。

第二章

回来的路上，我拿出那东西看了一下。那是一个用布密密缝起来的口袋，拆开，里面是一张普通的磁光盘。我注意到迈克情绪不高，就拍了他一下：“怎么啦？伙计。”

“我去了这么多趟，她都居然不把那么重要的物证交给我，真是……”

我笑起来：“什么时候你变得小气了？车上有电脑吗？”

我们把盘片插进车上的电脑，读了一遍。里面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数据，两个人研究了半天也看不出个究竟。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起，放在我的贴身口袋里。

第二天早上，我和迈克到了赖信公司的电脑中心。8日晚上的事件破坏了中心的整个系统，包括数据库，所以这里正处在紧张的修复阶段。我们进了门，一个秀气的中国女孩微笑着迎了上来：“你好，迈克。”